

女妓靠被控警員現生爲入收德道不作



給予被告情形，公寓東主麥濟生母述被告與妓女之關係，另一證人黃愛蓮，對

道銀收入爲生，最近在中央裁判署審訊。九不知，檢察官幾經努力解釋，仍不得要領，乃向檢察官引導問題，十問署時乃被迫作供者，有人恐嚇要將伊毆打，又謂要解伊出境。證人又稱：當

時，有一歐籍幫辦在場，對其他「伙計」謂：「一定要併認，唔認打到認。」至此，檢察官問證人竟答：「係，但地迫我寫者。」證人又補充謂：「供詞內關於伊替肥婆黃在櫻園工作之事乃真實者」。檢察官問你對恐嚇事，何以不投訴？證人未回答。

被告方啓南，廿七歲，警員，住公寓東主，一九六一年，在鼓油街廿八號，開設溫拿公寓，共有十二個房間。本年十一月初，一男子以羅耀名義租第四號房，房租每日十三元，至本月七日，羅始退房。期間，除羅之外，尚有三數女性使用該房，被告則經常在房出人，有時有電話找羅耀時常由被告接聽，聽後即帶子女下樓。

證人羅耀供稱：本年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四日及由本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七日間，明知而依賴妓女全部或一部份收入爲生。（二）在上述期間，企圖迫使伊曾與一姓劉男子同居。去月杪，某日伊遇男子蘇某及兩女子在咖啡室，閒談間，被告到來。自此以後，伊偕姓蘇男子同赴公寓，翌日凌晨五時，伊乃往見被告。

女子陳紫英作證稱：伊又名黃少芳，又名何英，現年十六歲。本年十月，伊曾與一姓劉男子同居。去月杪，某日伊遇男子蘇某及兩女子在咖啡室，閒談間，被告到來。自此以後，伊偕姓蘇與方細聲傾談，但伊不聞彼等所談何

食 不 言



孩子：「爸爸，你……。」

父親：「吃飯時不要說話。」

孩子：「剛才吃飯時，你的菜裏有一隻蒼蠅，你把牠吃下去了。」

桃 花 運

雙方談了一輪，老區自行讓步，說算自己倒霉好了，七折回水算啦。昨晚老女友行街跳戲多次。據老區講，對方頗熱情，但他始終未敢觸碰對方身體一次。

話都有千千老區本以爲這個銀彈攻勢會博得美人歡心，怎知當他財散後，

經過幾次的打探，那個與老區做了十多天的伍姓女人，終被警探找到。老區說那款物是老區自己送給她的，

到她那裏一次。好辛苦才約得她去街，

她苦瓜咁嘅面，最近且避而不見。老

友懷疑他被人放白鵠，勸他報案。老區

真的到警署報警，並帶警探去找她。

老區非常苦悶，將事向一些老友講述，朋

友懷疑他被人放白鵠，勸他報

抗敵英雄林福祥



洗玉

漏了。他是香山人（今中山縣），但「香山縣誌」

「也沒有他的傳，故特為介紹如下；

（上）

福祥字亮予，又字季薇。生於嘉慶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少好孫吳兵法，是名儒黃培芳的學生，既有謀略，又有胆識。

他給粵督祁填。祁填因

關天培，陳連升都已經

戰死，英艦入了省河。

戰勢緊急，遂委他招募

水勇。他募得善於泅水

而馳勇健康的水上居民

五百七十二人，分配戰

船十六艘，駐紮於城西

離明觀海口。四月初四

，他赴總督衙門領大炮

鎮守離明觀右邊的小山

。下午三時，馳出北門

，炮火

遠見守泥城的客兵紛紛逃走，原來英國

侵略者已經由泥城登陸。他不得已就帶

水勇駐紮於三元西面的石井橋。當晚敵

兵又上了四方炮台。初五，他從石井橋

帶水勇攻四方炮台。當時廣州城的城門

已經緊閉，所有城外守險之兵，盡調入

城內。在城外的，只有他的水勇一隊而

已。他認為水勇一到，城內若能出兵接

應，內外夾攻，四方炮台必定可以克服

。不料自晨至午，殺死敵兵六名，傷數

十名，

敵兵勇攻四方炮台。當時廣州城的城門

已經緊閉，所有城外守險之兵，盡調入

城內。在城外的，只有他的水勇一隊而

已。他認為水勇一到，城內若能出兵接



格言

陳濟棠據粵七年

卡城洪門體育會

第一屆職員表

總

顧問

張椿積

余鴻惠

監察

趙煥光

陳健民

龔楚山

書記

龔楚山

財政

黃開強

朱錫才

國技

陳健民

文娛

馬若夢

潘頤祥

音樂

潘頤祥

外交

朱錫才

庶務

許璇珠

趙煥光

潘頤祥

會長

陳健民

龔楚山

監察

趙煥光

黃開強

朱錫才

國技

陳健民

文娛

馬若夢

潘頤祥

音樂

潘頤祥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穩寧民治黨員職員表

各

種

鮮

麵

華

南

廠

麵

旗

花

旗

乾

麵

雲

香

乾

麵

炸

麵

蒸

汽

鮮

春

捲

皮

超

等

乾

麵

爽

滑

可

口

日

日

生

鮮

麵

鮮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穩寧民治黨員職員表

各

種

鮮

麵

華

南

廠

麵

旗

花

旗

乾

麵

雲

香

乾

麵

炸

麵

蒸

汽

鮮

春

捲

皮

超

等

乾

麵

爽

滑

可

口

日

日

生

鮮

麵

鮮</

私自癡，沒有遇上一個
家，否則我沒牛活困擾還
有閑逸致寫文章，使
大家知道奉公守法的公務
員是如此生活着的，並且
還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
呢。

薪周記

財部長，大氣磅礴，他
曾自稱為「庸」但卻沒有
忘記「公務員生活」的清苦

對於應付萬物不使公務員受委屈
，每三個月調整一次待遇，大家雖苦，
還能挨上去。政府遷台以來，先來了一
次幣制改革，硬說改革成功，幣值穩定

，可早每月在報紙上公佈的對台幣銀行
數字，逐漸增加，限內是兩億元原封不
動，限外却已經膨脹到二十億以上，甚
至實際已經不止廿數。不管限內也好
，限外也好，投人市場，其為通用的貨
幣則沒有兩樣，從而表現在物價上的也
並無二致。今日的物價較之新台幣改制

之初，上漲何止十倍，而公家對公教
人員的給予在改制之初，就坐了一個七
折八扣的「統一」俸給標準是不「統一」
永遠凍結着，一直到國四十二年蔣總
統要二次連任，才調整了一次待遇，免
得公教員在薄海同歡聲中獨抱向隅之
感。

從四十三年始物價漲勢並沒有停，
一口氣漲了六年，又不知漲起了十倍，
政府當局也口口聲聲關心軍公教人員的
生活，但却始終口惠而實不至，叫算各
機關的首長們眼看着公務員生活實在不

下去了，在本機關裏自設法，每月發
點不上班的加班費，不中差的中差費
，無法列入預算的福利費，有錢的機關
多沒錢的機關少，實行「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辦法，實際上還不都靠國庫
的錢？財當局既不敢面臨事實，統籌
解決，只有讓各機關主管來做救苦救難
的觀音了。

六年來社會呼籲調整軍公教待遇，
民意代表呼籲調整軍公教待遇，政府當
局也在減調整軍公教待遇尤曰四十七和
四十八兩年減得最響，但被天災和人
禍打吹了。四十七年發生了八三炮戰
，四十八年發生了七八水災，應戰和水
災為當務之急，較之軍公教調整待遇
的需要，始切身了，暫停調整無可厚非。

四十九年恭逢蔣總統三任連任一期，
早在四十八年底當局就宣佈四十九年七

月公賣局的烟酒就加價，俾能儲款以待
，以示調整待遇的決心，可是這次調整
方案一直做到六月底，立法行政院

鬧得面紅耳赤，都沒有能如期實現，到
了七月中旬才算定案，以大小公務人員
為例：拿到的「加薪」四百元，三百圓
，二百餘圓等，如果扣掉每年加薪兩
月的錢和各機關的「暗盤」，不僅成
本已無望，目前的生活改善也成問題，
甚且減少，因為有錢機關的「暗盤」
已有月給高達三百圓的。當我拿到這
份薪水時，不禁深深的嘆口氣：不僅成
立，山坡杜鵑，小孩

子看起來比大人更多
，他們在廣闊的天地
中跑啊跳啊，他趕我

，從這片草地到那片草，就像打稻
場上的麻雀，這時我憶起了一春秋
多佳日，這句話來，我想，自然是
有春天的人間也有春天，問題只是

你好的抓住她呢，還是悄悄的跟

她溜走，像白駒一隙，像箭之離弦
。而像這樣秀麗的日子本來就該出來走走，即使五分鐘，十分鐘，又
何必把自己忘了尊序的轉換，又讓

時序是人的，從小家庭裏，從

寫字間出來，還有更重要的是到人

人中去，到那時序對最敏感的人

中去，那時你將會感到觸角靈活，

觀察也感覺利起來了。

下去了，在本機關裏自設法，每月發
點不上班的加班費，不中差的中差費
，無法列入預算的福利費，有錢的機關
多沒錢的機關少，實行「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的辦法，實際上還不都靠國庫
的錢？財當局既不敢面臨事實，統籌
解決，只有讓各機關主管來做救苦救難
的觀音了。

我由不想起每天的生活來。

春天是播種的季節，秋天又是
收穫的季節，然而我感覺到的爲何
却是這樣冷漠呢！

我由不想起每天的生活來。

一年之計在於春

大連紅燒鰐肉、清湯鰐肉、鮮甜
連紅燒鯪魚肉、鮮甜
(勝過鹹水牛)

祖國佳品

大量達到：

連紅燒鯪魚肉、鮮甜

